詩語背後

●木 木

深圳河與深圳灣交匯處

——深圳街道素描（25）

珠三角一帶含「沙」的地名很多，如香港的尖沙咀、廣州的南沙以及深圳的沙頭角，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深港雙城的分界線，若以梧桐山為坐標，東有沙頭角河，西有深圳河。沙頭角河注入大鵬灣，入海口有沙頭角街道。深圳河注入深圳灣，入海口則有沙頭街道。

沙頭街道位於福田區西南部，東起新洲路，西至海園一路，北及深南大道，南臨深圳河。放眼望去，綠蔭叢中，高樓林立，寸土寸金。想不到40多年前，這裏還是一片臨海灘塗，分布着一些半漁半農的圍村。直到今天，雖然沙頭街道已躋身灣區科技、時尚、創投總部基地之列，成為深圳最繁華的街區之一，但當你不經意步入某個城中村地界，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車流，形形色色的餐飲小吃，密密麻麻的握手樓，盤根錯節的老榕樹，熱烈綻放的木棉花，以及紅樹林裏自得其樂的招潮蟹和彈塗魚，構成一幅生動鮮活的南國風情畫，還是會讓你感慨不已。

沙頭街道1983年由沙頭鄉改制而成，轄沙頭鄉原六個行政村下沙、上沙、沙嘴、沙尾、新洲、石廈及附近城區。2009年，石廈村劃入新設立的福保街道。由於共同的歷史淵源，這六個傳統村落習慣上稱沙頭片區。石廈村雖然已不屬於沙頭街道，經濟社會統計早與街道無關，但在有關歷史文化研究中還常常被包括在內，取「傳承千年脈，守護圍村源」之意。

據記載，沙頭片區是深圳河沿岸最早形成村落的地方之一，距今已逾800年。南宋中晚期，黃氏族人先後遷居上沙村、下沙村，開枝散葉，漸成氣候。明代初中期又有莫氏定居沙尾村，歐氏定居沙嘴村，趙氏定居石廈村，簡氏定居新洲村，其他姓氏亦陸續遷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些村落既憑藉珠江入海口東岸廣闊的丘陵河谷地帶從事農業生產，又通過深圳河和深圳灣直達浩瀚的伶仃洋水域從事漁業捕撈和蠔業養殖，在他們千百年來沉澱的風俗傳統和文化基因中，不乏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交融的影子。沙頭人自許「大浪淘沙，勇立潮頭」，文武兼修，世代相傳。深圳歷史上第一位進士黃石，辛亥革命三洲田庚子首義的直接指揮者黃耀庭，都出自沙頭黃氏。下沙村有一座始建於明朝晚期的侯王廟，廊柱上氣勢磅礴的楹聯頗能反映這種精神氣質：恩涵西海波光遠，威鎮南山地勢尊。

如今的沙頭街道，由5個城中村和7個城市社區組成。城中村作為當年村民聚居地，迄今仍是城市人口密度最大、傳統民俗文化最集中的地區。在福田區10個街道中，沙頭由於圍村較多，人口總數一直位列前茅，常住人口近28萬，其中3/4居住在5個城中村，1/4散布在另外7個城市社區。這些城市社區是深圳作為「奇跡之城」最直接的體現者，改革開放前多為村民的耕地、基圍和灘塗，現在則是商廈、酒店、寫字樓密布，產業聚集，但人口密度並不很大。

由於歷史悠久，沙頭街道民俗眾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婚喪祭祖習俗。下沙村黃氏春秋祭祖典禮，以「敦親睦族，弘揚祖德」為宗旨，形成了一整套儀式，2011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上沙村黃氏則以獨特的婚禮習俗聞名，別具一格的上閣、下閣與掛紅儀式，深情纏綿的辭親歌與掛紅歌，表達了新娘對娘家人的戀戀不捨之情。沙尾村點燈禮將認祖歸宗的追思情懷與元宵佳節的喜慶氣氛巧妙結合，張燈結綵為表，不忘故土為魂，在對人類生息繁衍的崇拜敬畏中，懷着對新年的祝福和未來的希冀。二是宗教與教化習俗。沙嘴村以漁業起家，世代信奉南海神洪聖公，洪聖公祭典日漸成熟，逐步形成規範儀式。新洲村以尊德重教為傳統，在孝悌忠厚等祖訓熏陶下，建祠堂不忘修學堂，一代代人才自此走出。另有下沙的侯王廟、上沙的天后宮以及各村宗祠，設計精美的古建築無聲地解讀着滄桑沙頭的歷史密碼。此外，下沙舞龍素有「廣東第一長龍」之稱，該村2002年春節舉辦的大盆菜宴則創下吉尼斯世界紀錄。

新洲村舊稱榕樹下，因村裏有棵古榕樹，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所植，枝繁葉茂，亭亭如蓋，樹高達至五樓，七八人方可環抱，成為繁華城區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那蒼老而遒勁的枝幹，有力地伸向四周，像一位飽經歲月洗禮的老人張開雙臂，向人們講述這片土地的故事，展示這片土地的神韻。古榕樹已被列入國家一級古樹，被譽為「深圳第一樹」。村民親切地稱之為「福德先生」，滿懷崇敬。它無疑是沙頭的自然地標，亦是文化地標。

深圳的舊城改造遠近聞名，直觀地體現了這方水土傳統與現代的變奏。上沙村有一座名為「中洲灣C Future City」的超大型綜合體，是沙頭片區舊改的標誌性項目。該項目力求在文化傳承與城市發展的多元需求之間，將有品質的公共空間與有歷史記憶的古村落有機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座縱向串聯過去與未來，橫向覆蓋科技、藝術與自然，兼具工作、生活與休閒娛樂功能的全新城市空間。當你穿行在這座未來之城裏，一路經過塗鴉藝術家的創作現場，做舊如舊的磚牆圍屋，各種創意空間營造出來的小確幸氛圍，由數字技術與花草植物聯袂演繹的巨大玻璃幕牆系統……這一切與旁邊的村落建築完美融合起來，彷彿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

●三疊建築層層推進，形象地展示了沙頭街道的新舊變化。 作者供圖

在下沙村文化廣場，可見一片三疊建築群。由近而遠，先是以侯王廟和黃氏宗祠為代表的古代建築，再是村民自建的小樓，最後是新開發的摩天大樓。三疊建築層層推進，形象地展示了沙頭街道的新舊變化。望着眼前高低錯落的樓群，不由想起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考察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時對城市建設的指示，他強調城市文明傳承和根脈延續十分重要，傳統和現代要融合發展，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

深圳河入海口是一片生態寶地，鹹淡水融匯，灘塗面積大，適合紅樹林生長，也適合魚蝦生長。這裏有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是全國唯一位於城市中心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23年9月，《濕地公約》常委會通過議案，擬在深圳建立全球第一個國際紅樹林中心。2024年11月，有關方面簽署《關於成立國際紅樹林中心的協定》。2026年6月，協定生效。對岸則是香港米埔濕地公園，早在1995年即被《拉姆薩爾公約》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兩者共同構成的濕地生態系統，是東半球最為重要的候鳥遷徙中轉站之一。隨着近些年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灘塗上小魚小蝦小蟲子增多，成了鳥類豐富的食物來源。鳥群白天在福田紅樹林中覓食嬉戲，晚上回到米埔濕地休整生息。一邊餐廳，一邊臥室，居間而過的深圳河則是一道盎然疏放的生態門廊，這或許就是鳥類眼中的深港關係。

漫步在新舊融匯的街頭巷尾，聽着周圍市井的聲音，看着摩天大樓上「推窗百米見海，下樓步步生活」的廣告語，想着沙頭片區的歷史傳承，你便置身於一片綿延千年的煙火人間了——

悠悠圳水向天涯　流到深灣問客家
何故紅林翻舊浪　幾時白鷺戲新蝦
原知沙嘴連沙尾　又道上沙通下沙
舉目三千樓宇外　嫣然一片木棉花

來鴻

●張武昌

倔強的狗尾草

在黃竹坑的海濱公園的花槽裏，我看到了狗尾草。

狗尾草，顧名思義，它毛茸茸的圓柱形花序，像極了狗的尾巴。它耐旱，生命力極強，不但農村的溝畔崖邊、石縫樹隙裏能生長，就是城市偏僻的地磚邊，巴掌大的一片沙土地上，也能見到它的身影。它的根深深地向下扎去，只要沒人去拔，就那麼努力而卑微地活着，春生秋枯，三季一生。它的種子不知道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將向哪裏去，只要有一縷陽光照到，只要有一抔泥土相依，只要能遇到灑濕地面的雨，它就生根發芽，長出一片自己的新綠。能長一棵就長一棵，能長一叢就長一叢，在最惡劣的環境裏倔強地活着。

它不美，也太常見，所以無人欣賞。如果長在了莊稼地或花壇裏，那是必除無疑的。它既不像馬齒莧、白蒿那樣可以端上餐桌，成為改善生活的調劑，也不像打碗花、野油菜那樣能把一頭小豬餵肥。它的生長環境是生命的底線，它的卑賤程度也像是尊嚴的底線，一如它的名字——狗尾，彷彿只會搖尾乞憐。

然而秋天的狗尾草卻格外硬朗，長長的莖舉着「狗尾」在秋風中起伏搖曳，螞蚱這時候也肥了。我的童年常在田野裏度過，看螞蚱歡騰跳躍，我便凝神細步，雙手撲、雙手捂，得手之後，就隨便扯下一根狗尾草，把螞蚱從頸後串起來。不一會兒，就能把狗尾草的長莖串滿。通常也會多串幾串，帶回家裏扔進雞圈，成就雞群的一頓美餐。

小孩子的單純，似乎更容易親近狗尾草的卑微。在童年的某個秋日午後，一群在田野裏瘋跑的「野孩子」，除了串螞蚱，還有許多無聊的時光也因為有狗尾草而變得光彩熠熠。用它編個戒指，指上便有了青草的香味；用它編個掃帚，綠瑩瑩的，彷彿能掃除心靈上的塵埃。最妙的是用它編一隻小狗，頭和腿雖然不成比例，尾巴也歪歪扭扭，但那毛茸茸的一團，像極了一隻憨態可掬蜷縮的小狗。

長大了，不免對一些平淡的事物熟視無睹，甚至漠視它的存在。可是有一次，我應邀去一位文友家裏喝茶。他坐在寫着「寧靜致遠」的橫幅前，洗手焚香，正襟危坐，表情平和而寧靜，很用心地表演茶道。古樸的茶桌旁，幾株狗尾草隨意地插在一隻青花瓷瓶裏。那花瓶肚有一握，頸有一指，小巧而精緻，與再平凡不過的狗尾草相配，倒平添了幾分清新野趣。文人雅士，淡淡茶香，典樸花瓶，貧賤野草，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偶然聚在一起，卻相得益彰，和美異常。

我忽然想起，狗尾草其實還有一個名字，叫「光明草」。據說是因為它的種子見光即醒，只要有一線光明，就毫不猶豫地發芽生長。這名字真好。卑微如它，原來也懷揣着對光明的執念。

在秋天遇見狗尾草，不管是一棵，還是一片，我總忍不住相視一笑。「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狗尾草，讓我們且行且珍惜。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表張公張宗憲：眼光獨到，膽識過人；愛國愛港，既富且貴

圖中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的老人家是已故古玩行業的「頂爺」張宗憲先生。
95歲高齡的他抱著拍回來的心頭好「壽星公」喜形於色，活像個小孩抱著自己心愛的玩具。

1985年，張宗憲於香港蘇富比以110萬港元競得御製珐瑯彩杏林春燕圖碗；2006年，他於香港佳士得以1億5,132萬港元賣出。
2013年，張宗憲於北京保利拍賣會上以約2,028萬港元賣出徐悲鴻的《雄獅猛醒》。

風雲際會，前幾天與友人言談間「認識」了於2024年歿、扎根於香港、享譽於國際的中國古典藝術品收藏家張宗憲，遂牽動了筆者的思緒去寫一篇有關他在香港開啟的非凡人生。

今期的主角張宗憲除在國際拍賣業中扮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外，也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以及文化保育的傳承作出了摯誠的貢獻。就他在海內外德隆望尊的地位，其「張公」的稱號當之無愧。

思緒被牽動也因存在着一定的情意結：

1938年，《文匯報》在上海創刊，並於1948年在香港復刊。張公在上海出生，也是1948年來港謀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上環荷李活道附近的摩羅街經營古玩店，筆者就是住在同區的西營盤。小時生活單純，到大笪地走走、摩羅街古玩字畫店逛逛就成了閒時的指定節目。儘管不懂欣賞，筆者也會在一些古玩店前的櫥窗瀏覽一番，曾與張公碰面也說不定哩！

張公抵港初期人生路不熟加上言語不通，幾經波折才安頓下來。仍在內地曾經營古玩業的父親，透過書信來往授予鑑賞古玩知識以及打本他在摩羅街開古玩小店。由於有穩定且高質的貨源，生意愈做愈好，全盛期有五間店之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張公看準國際包括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收藏家對中國古玩及近代字畫的熱情鍾愛，立馬全力「轉戰」海內外的拍賣業。當年累積的深厚古玩認知令他在場上無論「出貨」還是「入貨」都得心應手。他總是被安排手持「1號牌」作競投，盡顯其在古玩拍賣圈中穩站「Number one」的角色。

張公在拍賣場上馳騁多年而無「損手爛腳」，他自有一套「心法」：

只要東西好，貴了還能貴

張公最為人樂道的是他在拍賣場上的「表現」——每每能以相對低的價錢「拍入」，後以明顯奇高的價錢「拍出」。他經常對人說：

看得懂、買得起、賣得掉、擺得起

進一步印證其扎實的眼光與等待的定力 。這番話令筆者想起他最喜愛收藏字畫的作家之一徐悲鴻的做人方針：

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

張公所展現的「狂傲」正是源自「傲骨」。觀乎其「傲人業績」，他絕對「傲得起」！

除向其出生地上海和祖籍地蘇州所在的博物館捐贈多件價值連城的珍藏外，張公還在其發跡地香港成立了「張宗憲藝術及教育慈善基金會」，足見其不忘本以及愛國愛港的情懷。其理念與成立多年的「李嘉誠基金會」相類似，二者同樣本着「富貴於我如浮雲」那種把榮華富貴看成有如浮雲般淡薄的豁達人生態度。另者，李嘉誠對「富貴」有一個獨特的詮釋——「富」不一定「貴」，真正的「富貴」是必須懂得：

取諸社會，還諸社會

未能做到，即便富甲天下，也只是「富而不貴」。兩位超級富豪不就是做到「既富且貴」了嗎？

張公活到97歲，其養生之道是：

永不言休

說得對——唯有透過持續「腦袋工作」，再配合適度運動、食量和間歇性「停工」，方可確保身心正常地運作下去。豐盛人生就此生成！

以下文字概括了張公的人生軌跡：

有人有物唔識講　隻身來港闖一闖
家族遠方來資助　港古玩業創新河
古玩價值難量化　你覺貴時我不怕
豪言寄語諸行家　呢家嘢要玩長搶
眼光好時定力高　屢次出手高回報
競投編號number one　揚威國際第一人
張公傲骨不傲氣　回饋捐獻施不記
呢啲先叫富且貴　人性光輝長留低
心存好勝致長勝　永不言休致壽星
非凡人生值表揚　愛國情懷萬年香

生活點滴

●卓 樾

春秧街何處不閩南

叮叮、噹噹，叮、噹噹……百年叮叮車宛若儀態端雅的舊日婦人，步履從容穿行街巷，時而緩行，時而駐足，靜看人潮喧囂，溫柔擁抱滿街煙火。

節奏急促、寸土寸金的香港，處處步履匆匆，唯獨春秧街，是港島最不像香港的風景線。電車軌道橫穿露天街市，構成最鮮活的民生圖景。街北分布着雜貨舖、商住樓宇與酒店，街南攤位鱗次櫛比，肉檔、菜攤、海產、丸品一應俱全，滿眼皆是活色生香的市井氣息。食環署工作人員往來巡視，在喧囂之中維繫秩序，兼顧城市規範與小販生計，讓熱鬧街市自有一份從容分寸。

「事頭婆，塘東蠔仔來一斤！」「老細，今日的魚新不新鮮？」漫步街頭，熟悉的鄉音不絕於耳。身為泉州人，我輕易便能分辨晉江、永春、南安腔調的閩南語。春秧街九成店舖由旅港閩南鄉親經營，街頭普通話、閩南語、英語、南洋語種交織，儼然一座微型南洋僑鄉聚落。來此購物的，半山有，離島也有。住寶馬山的深圳老同事楊先生說，他也是這裏的常客。

這條街道得名於南洋糖王郭春秧。上世紀二十年代，這位閩南僑領看中北角填海機遇，計劃興建糖廠，後因時局動盪作罷，改建連排樓宇，民間喚作「四十四間」，三十年代正式定名春秧街。1953年，香港電車延伸至此，造就全世界獨有的電車穿行菜市場的景致，悠悠叮噹聲，成為獨屬於北角的城市印記。

街市日常處處流露閩南風情。「群啊，車仔快來推走！」貨車臨時佔道時，街坊高聲呼喊互相提醒，電車耐心等候，道路疏通後才再度緩行啟程。每次赴港，我偏愛入住街上的酒店，閒逛之餘隨手選購鮮果糕餅。我常駐足相熟的生鮮老店，詢價水丸蠔仔。「塘東蠔一斤幾多錢？」「68。」「東石蠔呢？」「80。」我向來問多買少，兩個事頭婆總向我作香港的斤等於16兩的科普。這讓我記起阿嬤曾用過16兩制的秤子。礙於情面，偶爾會帶上三兩斤蠔仔，前往筲箕灣親友家煎製蠔仔煎，姨夫總感嘆，全香港唯獨春秧街的蠔仔最為鮮甜。

上月重遊，守攤數十載的一位晉江籍攤主已然退休，牆上相片蒙上薄塵，蔡瀾先生亦已辭世。舊景仍在，故人漸遠，所幸街巷之間，閩南鄉音裊裊不絕。街角老牌粥店是我的固定去處，整夜慢熬的白粥搭配鮮肉、豬血，樸實滋味最能撫慰人心。

遊人駐足拍攝電車與老街相融的畫面，或搭乘電車二樓俯瞰滿街街巷風情。我亦愛乘叮叮車緩行街巷，心生「君臨春秧街、滿目盡鄉情」之感。街尾時常有長者圍棋對弈、閒談度日，「我苦啊……砍蘭……」地道的閩南閒話此起彼落，離鄉數十載，鄉音從未褪色。

我曾在酒店偶遇年近七旬的晉江籍菲律賓僑長張先生。他淺酌咖啡，靜讀香港文匯報，娓娓道來往事：12歲離鄉赴港，在春秧街寄居30年，其後遠赴馬尼拉落地生根。人在南洋，心繫北角，他每年數度返港，只為陪伴百歲高堂。悠悠歲月裏，春秧街早已成為他心中的第二故鄉。

叮叮、噹噹，叮、噹噹……一街牽閩港，一車載百年。喧囂香江深處，這條盛載鄉音、沉澱僑史的春秧街，以濃厚的閩南底蘊，訴說着香港多元包容的城市韻味。妙哉！

●北角春秧街熱鬧非常。 資料圖片

詩詞偶拾

立秋

●曹啟正

八月準備收起熱辣辣的回憶
左手攥着滾燙的餘溫
右手接住一片清涼
伏天還在繼續
涼風已經啟程
秋已悄悄攀上藤蔓
落葉，收到秋天的邀請函

荷塘準備交出綠色
蓮蓬低頭沉默着
水底暗生的藕節
開始醞釀走向廚房，餐桌

曬穀場展示農作物黃金身段
成熟的莊稼，有了歸倉的從容
麻雀嘰嘰喳喳唱起豐收的讚歌
每一粒穀物依舊懷抱餘熱

準備告別滾燙，迎接微涼
自由穿行的風更改了路徑
帶走了些許的燥熱
露水已經入駐，晶瑩剔透

蟬聲多了一絲頓挫，少了聒噪
像收尾的曲子，音符漸弱
蟋蟀在牆角吹拉彈唱，抒情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
一眨眼，青絲變白髮
年華老去向誰言
像蘆葦那樣，一夜白了頭
正急急趕來的北風
還一世的清涼，面對塵間
誰又能抗拒大自然——
這歲月的宿命和恩賜